

獨鶴小說集



十家說粹

全書十冊
價洋二元五

獨鶴小說集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禹鐘小說集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紅蕉小說集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海鳴小說集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瞻廬小說集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叔鸞小說集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卓呆小說集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西神小說集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舍我小說集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枕綠小說集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中華民國十八年三月三版

獨鶴小說集 (全一冊)

【每部價洋三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著作者 嚴 獨 鶴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所 世界書局

總發行所 世界書局

分發行所

北京 天津 漢口 武昌 廣州 汕頭 長沙 太原

世界書局

上海 四馬路 紅屋

上海 開北西 虹江路

世界書局

世界書局

世界書局

本集著者嚴獨鶴君傳

趙岩註

嚴君獨鶴。浙之桐鄉人。幼而穎悟。從其舅氏費翼墀先生讀。先生故浙中名士。學問淵博。識見尤卓絕。時新學初萌。歐西學說。流入中土。社會方詫以爲怪。先生獨深然之。平時課子弟。亦注重經史實學。從而受業者日衆。門牆桃李。濟濟稱盛。而獨鶴尤勤奮異常兒。其於學業。成就獨早。年十二。卽能握管爲文。千百言洋洋立就。十四應童子試。輒冠其曹。舉茂才。與試者多老師宿儒。皆望塵莫及。一時有神童之目。顧獨鶴雖在童年。已深知舉業之不足用世。請於父。入廣方言館習英文及諸科學。數年後學術愈精進。方思負笈渡重瀛。遽遭父喪。不果。年十九。卽出主各學校講習。家貧。藉微俸以養母。艱苦備嘗。而聲譽鵲起。嘗遠遊贛中。光復後旋滬。歷任各書局編輯。嗣入新聞報。

主筆政。闢快活林。爲海內文藝菁華之所集。性嗜小說。兒時卽熟讀水滸紅樓諸書。課餘輒把卷弗釋。至廢寢食。嗣又博覽西方小說。故其所作。能融冶新舊。目成一家。散見於各報紙雜誌者至夥。然其意中。雅不欲專以小說鳴於時。居報界垂十年。每發表政論。多主持正義。尤爲世所重云。

序

人或語余曰。君等治小說家言。摭拾事物。生有於無。其殫心力也甚矣。又有人曰。小說者。直譚言耳。作者自矜爲專藝。實則信筆揮灑。街談巷議。咸可入之文字。所資夥矣。曷足貴耶。余聞而皆笑領之。嗟乎。由前之說。其意似能知作者之艱苦矣。然未能知其下筆之際。鏤心瀝血之果爲何狀也。由後之說。則不特不知作者之艱苦。抑且從而訕笑之。猶之膏粱子弟。飽暖自足。以稼穡爲易事。固不足深責也。余獨怪夫吾曹。以七尺軀。僂於區區文字之間。而不知反。日以無謂之筆墨。積爲叢殘。沾沾焉自附於一藝。其幸也。僅足使人知其艱苦。然亦胡利於我身。而世之粗獷無知者。且齟齬竊笑於後。目爲無益。則尤堪志灰氣沮者矣。由此言之。宜可罷而習他事。工也農也商也。咸

可擇一以資其生。又奚爲而矻矻不已。學蓼蟲之茹苦而甘之耶。然則我儕之治小說。誠大愚。愚而不自省。尤愚之又愚。余誠不復能設一言以自辨爲不愚矣。雖然。天下事皆蔽於私耳。無所謂智愚也。蔽於私。則利害之見顯。而利害者。非果有真界也。私其一己而強分之者也。所見小矣。世運日替。人生之不幸日增。悲哀日甚。大憖日造罪惡以阱世。社會日趨黑暗而就危。吾人欲發其微而鳴其隱。則舍小說之曲繪聲狀。其又孰能任之哉。孔子曰。言有五。吾從其諷。小說者。蓋取微辭婉語以諷世者也。其功雖不顯。而有造於世人者。不僅局局於文藝之一端而已。作者本其天良。運其意匠。而以懇款出之。立言勸世。非不自知其愚也。近輯十家說粹。慨然有感於中。遂立序以伸我說。世之讀是書者。見此十人之文字。當以殷然之心血視之。淋淋焉直瀝向世人之身。以啓黑暗中之微光。使公等有所慰藉。換言之。則此數寸稿直

人之血淚與呻吟聲聚而成者耳。至若以其艱苦而憐之固可以爲無益而
訕笑之亦可以至謂余總集此書爲多事而詬病之亦未爲不可也吁。
中華民國十二年天中節後三日吳興趙茗狂序



獨鶴小說集目次

留學生一	一
留學生二	一四
戀愛之鏡	二七
月夜蕭聲	六五
如此犧牲	七八
可憐之女郎	一〇一

獨鶴小說集



留學生

王槐堂是一個鼎鼎有名的博士。他在外洋留學的時候。已經聲譽鵲起。擔任着國內各報館和書局的特約員。時常有些著作。登在報紙上。或是雜誌上。大家讀了他的文章。沒有一個人不五體投地的佩服。到二十四分。到了畢業回國之後。社會上自然爭先延攬。你也要請他去當教授。我也請他去當編輯。簡直應接不暇。計算起來。他一個人已兼任了兩個大學裏的教員。兩家書局裏的特約撰述員。還有一家報館裏的編輯。其餘還有許多名譽職。簡直沒日沒夜忙個不了。還有一層特別忙處。就是無論那裏開什麼會。

總要請這位王先生去演說。幾句撐個場面。這時候的王槐堂簡直成了藥中甘草。沒有一張方子。上用不着他了。

可是這位王博士職務担任得太多了。倒引起了一樁心事。一天坐在他的書室裏。正在躊躇。忽然一個僕人送進一張名片來。說有客來訪。槐堂接過名片一看。見上面印着吳軼塵三個小字。便對那僕人道。你可曾問他有什麼事要來見我。那僕人道。這位吳先生已經來過好幾次了。問他有什麼事。他說不過彼此同學。多年沒見。特來拜訪。是沒甚要事。他如今還候在客室裏。究竟見呢不見。槐堂道。他已來過好幾次了。麼你爲何早不告訴我。那僕人道。雖沒特地稟告。却每次都有名片放在書桌上哩。槐堂笑道。我每天回來書桌上的名片總有一大堆。也有認得的。也有不認得的。誰耐煩細細去檢查。不過撻在一邊。就算了事也罷。這位吳先生的確是從前的同學。而且

彼此感情很好。不過這幾年來。却久已生疎了。今天星期。恰好還有一兩個鐘頭的閒空。就見他一見罷。說着。便慢慢地走到客室裏去。那吳軼塵却已等得很氣悶了。兩人見了面。先隨意敷衍了一番。軼塵對於槐堂。自然是十分恭維。槐堂略謙遜了幾句。慢慢地問到軼塵的近況。軼塵囁囁着說道。正是十分不得意。知道老哥回國以後。聲望很隆。交接也很廣。今天到此。一者敘敘多年的契闊。二者也想求老同學幫幫忙。介紹一個位置哩。槐堂道。你目前在那裏擔任職務呢。軼塵道。不瞞你說。我已賦閒了一年多了。我自問從前在學校裏面。成績總還算是好的。不知怎樣出了學校以後。許多同學裏面。却祇剩了我一個人沒得出頭。槐堂道。講到在校時的成績。自然算你最好。還記得我們同班畢業的時候。你高高的考了個第一。大家都佩服。你說是最用功。又最聰明。但不知爲什麼緣故。不能在社會上發展。軼塵又

嘆了口氣道。求學時代的成績。原也無足稱道。最可嘆的是我自從出校以後。對於學問上面的確。很加了些功。便比起眼前這些有名人物來。自信也還不至於落後。無奈所如。輒阻連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初出學堂的時候。捧着一隻冰冷的教員飯碗。雖然吃不飽。餓不死。倒還可以混混。最近這幾年。却真是愈弄愈拙了。連一只冷板櫈。都有些坐不牢。竊愁潦倒實在也有些愧對故人。細想起來。總怪我株守故鄉。沒有向外洋去走一趟。像你就好。了一朝回國。萬衆歡迎。這固然是你的才學。足以動人。但是有了這博士頭銜。究竟也添着許多色彩。槐堂道。這話却又不然。同一留學生。也要看這人的手腕。是否靈敏。老實告訴你。留學生回國。依然無事可做的。也很多着哩。便是你。所以不得意的緣故。也不在乎出洋不出洋。你的性情。是很沈默的。平素又落落寡合。輕易不交友。不開口。憑你有天大的本領。又有那

一個知道來登門請教呢。這大概就是你一生吃虧的大原因。這些都是閒話。也不必談了。倒是你景況。本來不狠寬裕。豈能久於賦閒。爾我至好。自然要爲你設法。最好你近來若有著作。請拿些來讓我拜讀。拜讀。看是於那一方面爲近。就介紹到那一方面去。便是逢人說項起來。有了著作給人家看。就好作爲一種真才實學的憑據。省得人家不肯相信了。軼塵道。若說著作。實在不敢當這兩個字。至於胡亂揮寫的東西。却還有幾篇。要是別人也不敢給他看。既是老哥這樣熱心關愛。少不得要送來獻醜哩。

第二天軼塵便將他的近作。分訂了兩本。一本是中文。一本是英文。寄給槐堂。細細的一看。不覺驚得咋舌。一個人自言自語的說道。看不出軼塵數年不見。竟有這般的進步。像他這種著作。老實說我這個赫赫博士還得拜他爲師。却怎的如此高才。倒會沒人請教。昨天遇着共和書局的經理。說起他

那裏正缺着一個雜誌部的編輯主任。託我荐人。我不如就薦了軼塵過去。一定可以得手。當下便寫了一封介紹信。又將軼塵的著作包在一起。正要差人送去。忽然轉念一想道。阿呀。我這個人正是討厭了。放着這樣的好人才。不引來自用。倒去推給別人麼。我這兩天心中正覺得有個難問題。不易解決。有了軼塵。這難問題。可就不成問題了。想到這裏。便將那封信撕去。重寫了一封信給軼塵。約他明天來有事面談。

槐堂到底有個什麼困難問題。要等軼塵來解決呢。原來槐堂雖然得了個博士頭銜。究竟論他的學問。很有些對不起。這一個博士。況且他職務既忙。更沒有研究的功夫。自己實力不足。不能不找一個後盾。在外洋的時節。另外有個朋友。做他的後盾。回國之後。倒急切尋不出一個人來。這自然是他的一樁大心事了。如今遇着了軼塵。他頓時十分高興。便將這後盾之責。屬

諸軼塵所謂後盾之責。是怎樣呢。倘然要做個簡單說明。便是他去當教員。由軼塵編講義。他去擔任撰述。由軼塵做文章。他去登演說台。由軼塵預備演說稿。這樣一來。軼塵不啻就是槐堂的靈魂。至於槐堂給與軼塵的報酬。倒也有個很新鮮的辦法。也不說每月多少薪水。或是每篇著作得多少酬資。恰是按着槐堂的進款。爲比例。大概槐堂一月之中。各種職務收入。多少。便在裏面提出十分之二。給軼塵作爲心血的代價。這個代價。論理未免太廉。但是軼塵正在百無聊賴的時候。得蒙故人青眼。已經是感恩知己。那裏還有什麼磋商之餘地。槐堂怎樣說他就怎麼辦。從此這位牢騷不平的吳先生。便作了王博士的入幕之賓了。

別人的工作時間。每天是有。限的。惟軼塵的工作時間。却是無限的。槐堂的聲望越大。職務越多。軼塵的腦筋和手腕。便更沒有一刻的停息。這樣特別。

的苦工做了一年多。他倒也毫不厭倦。有時偶然問起槐堂說：「外間對於我代你做的東西批評如何？」槐堂卻也很坦白的說道：「老實說如今外面真有特識的人能有幾個你的作品？我見了異常佩服他們，見了固然也沒有個不佩服的。如何會有不滿意的批評呢？」軼塵聽了精神上自然十分愉快。可是愉快不久也就有很大的刺激來了。

有一天軼塵偶然赴朋友的宴。鄰席上有個洋裝的老者，在那裏高談闊論。說我們所辦的曙光雜誌上面近來每期都載着王槐堂博士的著作，真是不可多得的。有了他的著作雜誌的銷路陡然加增了一萬。足見他的魔力真是不小。軼塵聽着這些話忍不住要打聽這說話的老者是什麼人。旁邊一個朋友暗暗告訴他道：「這是實業書局的總編輯江先生。在本地赫赫有名。你難道不認得麼？」軼塵也就默然不語。到了明天軼塵特地聚精會神的

做了一篇論說寫上自己的名字郵寄到實業書局去作爲投稿另外又恭敬地寫了一封信附了一分郵票在裏面說明如不見用請將原稿擲還一面封信一面自己沈思道照昨天晚上這位江先生的評論大約我的文章一定能彀錄取錄取之後將來我這吳軼塵三字也可以和讀者相見不一定要頂着別人的牌子了他抱着無窮的希望他這稿子寄去誰知第二天那篇稿子就寄了回來上面還用紅筆批着不適用三個大字軼塵氣得目瞪口呆恰巧槐堂又來催稿說要做篇文章寄到實業書局去軼塵來不及再做便索性將這篇文章另謄了一份換上槐堂的名字送去不到幾天曙光雜誌上已登了出來并且還登的是第一篇特用大號字排印另外又在廣告上大吹特吹說得王博士這篇著作簡直是空前絕後軼塵看着不覺倒抽了一口冷氣